洒洒国殇园

□罗锦高

国殇墓园位于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叠水河畔，为纪念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反攻阵亡将士而修建。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中国有500多个县沦陷于日军暴虐之下，腾冲是通过与日激战收复的第一个县城。这场胜利来之不易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，重振国威，点亮了抗战胜利的曙光。1945年底修建此园，成为国人凭吊祭奠抗日英烈之地。

墓园由甬道、忠烈祠、烈士墓冢、烈士纪念塔以及夏伯尔等十四名盟军阵亡将士纪念碑组成。2013年，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，当地政府投资1.5亿元在墓园之侧建起“滇西抗战纪念馆”。馆内收藏抗战实物10万余件，展出实物18000件，图片1500多张，并在纪念馆西侧建有4米多高、133米长的中国远征军名录墙，墙上镌刻着116900名参与滇西抗战的中国远征军将士、盟军将士、地方抗日游击队、地方参战伤亡的民众等英烈姓名。

一踏进纪念馆大厅，我就被钢盔组合成的三面墙体震撼了，那一顶顶排列有序、层层叠叠的钢盔下面是空的，只用铁钩顶着。每个钢盔下面原本都是血气方刚、英气逼人、青春鲜活的生命，他们曾是多少年迈的父母盼等归来的儿子，又是多少妻子巴望凯旋的丈夫，还是多少孩童期盼的从未谋面的父亲……然而他们的身躯已长眠地下。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，那无数钢盔还端立昂首，他们为国捐躯的精神还挺立着，中华民族的气概永远屹立着！

腾冲是滇西战略重镇，地形十分险要，处在群山环抱的盆地之中。城东门有龙川江绕城而过，成为天然的防御屏障，南门外是来凤山高地，拱卫城池。同时又处在交通要道，腾冲至八莫、龙陵、保山三条公路皆通此咽喉。日军强占腾冲之际，死于日寇炮火枪弹的当地民众达13000多人，毁坏房屋2万多间，炸毁大桥9座，抢去粮食6000多万斤，抢掠牲畜5万多头，同时还投放细菌病毒，致使无数百姓烂胳膊断腿，五官糜烂不堪，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无尽的灾难。

中国远征军挥师反攻，以霍揆章将军领导的二十集团军为主力，经过松山战役，强渡怒江，血战来凤山，冲破敌军的重重封锁，无数将士在飞机大炮的轰炸中阵亡，经过50多天的激战拼杀，终于在1944年9月14日攻克腾冲，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城墙上空。

我从纪念馆上下两层展厅出来，心情无比沉重，径直往西，来到一百多米长的远征军名录墙下，向十几万英烈深深地鞠了三躬，这不只是英烈墙，更是他们以不屈的躯体和英勇，在大地上筑起的长城！随后，我将几束鲜花分别祭献在忠烈祠和墓碑下。我并不觉得墓园阴沉可怖，倒觉得像一座年代久远的公园，其间树木苍苍，花草簇簇，各色花儿悄然绽放，蝉蜂长吟，鸟鸣不绝，仿佛都在抚慰地下的英灵。有个娃娃兵的铜制雕像格外引人注目，只见他挺直腰杆，信心满满，穿着大人的军装，看似很不合体却精神抖擞，他身背水壶和背包，脸上稚气未脱，右手翘起大拇指，分明在说：抗战必胜！据说这尊雕像是作者根据一个真实的小战士陈有礼创作的。又有人说远征军中有7000多名娃娃兵，其中年龄最长者15岁，最小者9岁，创作者是依此群体择其典型创作的。不管创作者取材于何种元素，都不失人们对他们的敬仰。被定格在岁月里的雕塑，那只右手和竖起的大拇指，被人们爱抚触摸得光洁发亮，与日月同辉！

小小说

货郎

□刘诗良

“咚咚咚，啷啷啷，鸡毛换糖喽……”

花溪谷没有本村货郎，但因为住户多，从不缺少货郎。那些外村的货郎走马灯似的，没多少印象。对小孩子来说，我们更关心的是货郎担上花花绿绿的美食和玩具，哪会注意到货郎身上去呢。

来我们村的这个货郎是个例外，他过于惹人注目。他长得矮而丑，还瘦，弱不禁风的样子。

他的货郎担也异于常人。

他挑的是我们村庄家家户户都有的箩筐，而不是货郎该挑的那种肚比箩筐略鼓、个儿比箩筐稍矮的正宗货郎担。

箩筐上人家摆的是精致的一格一格的四方形木托架，他是土制的只四方有突出边沿以挡货物的木板，货物就挨挨挤挤地拢在上面，粗糙，简陋，像他。

尤其让人奇怪的是，人家手上举的是正儿八经的拨浪鼓，“咚咚咚”响得叫人心痒；他手抓的是个铁铃铛，就是我们学校上下课老师手摇的那种铃铛。

他挑担的样子最滑稽，两只箩筐晃呀晃，两条短腿也跟着划着圆圈似地晃，原来，他还长着一双罗圈腿。他挑着货郎担，不是颤颤悠悠地颠着来，倒像是骨碌骨碌滚着来的。

他还有个古怪的地方，平时不大来我们村，但一逢周末、节日或寒暑假，几乎天天要来我们村转一圈。

那时我念五年级，正是调皮的年纪，还是个孩子王。一个星期天傍晚，我提议，从货郎那揩点儿油，小伙伴们无不拍手叫好。

那是个顶风作案的好时机，货郎“滚”出村口时，夜色笼罩，牛羊的叫声消失在村庄深处，四起的炊烟和暮色融在一起，似乎吞没了越走越远也越来越小的货郎……

我们按照预谋好的计划，四个人分为两组，悄无声息地偷偷从他身后两边包抄上去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人抓一把东西转身便逃。跑出好远，我们重新会合，在货郎急骤狂怒的晃铃声中，开心地清点战利品。

我们乐此不疲，货郎从起初的惊慌、无奈、愤怒，到后来已是忍无可忍。

那也是一个黄昏，我们故技重施。但这次货郎卸下担子，鬼影一样疯了似的朝我们追来，小点儿的阿亮跑在最后，被他逮住了。我们惊魂未定，远远听着阿亮害怕的哭声，惊慌无助。只听货郎气急败坏地吼道：“哭啥哭？我打你了吗？小时候就偷偷摸摸，长大想进牢房吗？老师怎么教你们的？这是最后一次，再有下次，我就找你们的家长、老师了，看你们还敢不敢没规矩捉弄人！”他掷地有声。

我们怕家长，更怕老师，此后，我们再也不敢“动”他了。

后来我们班来了个插班生。

插班生是个女生，叫白云朵，虽然衣着朴素，但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，就如我们村庄小溪畔那亭亭玉立的野花，靓丽，清纯。她很少说话，不是埋头做作业，就是看书，要不就是在操场上跳绳。第一次考试她就惊到我们了，也让我“怀恨在心”，因为她，我长期“霸占”年级第一名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。

我多么想引起她的注意。而她的目光和她高高翘起的马尾辫一样，总是跟着老师和书本转，极少落到我身上。

我还能有什么好炫耀的呢？一天，教室里只剩我们几个和她的时候，我们不经意地聊起光荣史，谈起我们捉弄货郎的光辉战绩，一个个笑逐颜开。我偷偷瞥她，忽地见她马尾辫一甩转过头来，怒目朝我狠狠一瞪，抱起书气鼓鼓地冲出了教室。

本想装回英雄，哪想到弄巧成拙。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答案是在我们班主任邹老师那儿找到的。这天，邹老师找我谈话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最近学习放松了，失去第一名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去斗志。你要向白云朵学习，你看她多不容易……”

那天邹老师和我聊了很多，我才知道，那个被我们取笑的货郎，就是白云朵的养父，还是桃花村教学点的老师，是他帮白云朵转到我们这所更好更大的学校。他妻子因病去世，只留下一个女儿相依为命，白云朵算他的二女儿。

我突然明白了白云朵那天愤怒的目光，我肆无忌惮地取笑了她的恩人，她的养父，多么可笑又可耻的行为啊。我简直无地自容。从那天起，我不再和小伙伴们搞恶作剧，但是也没有勇气向那个货郎道歉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和他在一条窄巷里“狭路相逢”，我几乎想掉头跑开，又觉得这样一来更显得不尊重他，只能硬着头皮走过去。他担着箩筐一晃一晃往前走，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我停下脚步鼓起勇气叫了声：“叔叔。”他停下步子看我。“对不起。”我的声音小得可怜，不确定他有没有听到。

“哎哟，没的事情，以后可不能咯。”他说着，又挑着箩筐一晃一晃地走了。

多年后，我大学毕业准备回乡发展。我是在那年春节时听到货郎和白云朵的消息的，它让我震惊：货郎已经不再出来卖货了，他的亲生女儿去大城市打工，几年没回家了。他年纪大了，一个人孤苦伶仃，留守了几十年的那个山旮旯里的教学点，又来了唯一的新老师，就是白云朵。

我从未去过桃花村，但在那个寒风凛冽的早春，我丝毫没有犹豫，紧了紧大衣，朝着教学点的方向大步走去……

篾匠

□陈丽君

他的本名叫什么我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姓刘，权且称他老刘吧。他是我们村年龄最大、手艺最好的老篾匠。但随着村庄里的人们纷纷搬去了城市打拼，他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干篾匠活了，原来的徒弟们也已经改行。“老咯，干不动了，可惜了这一身制作篾器的手艺。”老刘常常这样对他的老伴儿说。话虽如此，但当他看到老旧的篾器时，眼睛里的光芒却仍旧是温柔而明亮的。其实他自己也知道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他就是再年轻五十岁，也不会有人叫他制作篾器了。

某年秋天，老刘找来了他的徒弟小王，说是想和他拉拉家常，真实想法则是想把珍藏了十几年的大篾刀传给他。

小王不知是不理解师傅的意图，还是这个行业真的走向了末路，死活不肯收下这把陪伴了师傅几十年的大篾刀。因由他虽未明说，但村里的人都知道，小王早就改行做木匠了。木匠这几年比篾匠好找活儿，建筑工地要，家具厂要，技术好的收入也很高。所以现在这把大篾刀对于他来说毫无用处。老刘活了大半辈子，哪能看不懂徒弟拒收背后隐藏的原因呢。“这么好的篾刀，可惜了！”徒弟走后，他抚摸着那把篾刀不无可惜地说。

小王回家后，就把师傅老刘请他吃酒拉家常的事跟妻子说了。他的妻子是个很有智慧的女人，二话不说叫小王赶快回去收下那把已经用不到，放在家里还碍事的大篾刀。“你是不是傻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师傅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咱，你咋还拒绝了呢？他老人家得多伤心呀！”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小王饭都顾不上吃，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师傅家里，师傅的脸色很不好，但一听到是特意赶回来取那把大篾刀时，他先是一怔，然后淡淡地说：“那就择个吉日再拜个师吧。”说完他转身回到房中，老泪纵横。

小王经过妻子的点拨，已经领悟了师傅的意图，立马回去找先生择了吉日重新拜师。老刘含着热泪把他那把大篾刀郑重地交给了徒弟。

两个月后的一天，小王突然接到了妻子的电话，说师傅老刘过世了。曾悉心教导了他五六年的师傅突然走了，小王心里难受得很，虽然他现在没有干老本行，但师傅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。他又想起了师傅当年的严格教导，想起了出师后的踌躇满志，想起了行业随时代变迁，想起了师傅的坚守，他不自觉地陷入了沉思。

时光如箭，十年时间很快过去了。在这些年里，小王也早已成了他人口中的老王。他还是和十年前一样，隔段时间就要拿出师傅的大篾刀看看，是否生锈了，是否像当年的师傅一样在渐渐变老。我想，他不仅是在看刀，也是在看师傅的精神，是在看他该如何真正继承师傅这把刀。

就在老王对着大篾刀沉思之际，意外事件发生了。这一天，一位来自城市的年轻人找上门来，希望老王能够教他制作一件特殊的篾器—— 一个用来制作竹编工艺品的篾圈。这个年轻人表示，他在城市里看到了许多用竹片编制的工艺品，觉得非常有趣和特别，希望自己也能尝试制作。

老王看着这个充满好奇和热情的年轻人，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感慨。他开始意识到，虽然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篾匠这个行业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但仍然有人对传统的竹编技艺怀有浓厚的兴趣和热爱。

于是老王开始像当年老刘带他一样，悉心教导这个年轻人，将他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。他们一起研究各种篾器的制作方法，探讨竹编工艺的奥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老王逐渐找回了当年对篾匠行业的热情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老王渐渐发现这个年轻人对于竹编技艺的热爱与日俱增，看着年轻人在竹编世界里从无知到有知，从陌生到熟稔，老王内心充满了欣慰与期待。他坚信，这个年轻人将会成为篾匠行业中新的传承者，将这一门古老而独特的技艺传承下去。

老王年事已高，身体状况不再允许他继续从事辛苦的竹编工作。于是，他将师傅留给他的那把大篾刀正式传给了年轻人。“这不仅仅是一把刀的传承，更是一份责任与担当，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啊。”交接篾刀的时候，老王热泪盈眶，他明白了当年师傅的心情。年轻人郑重地接过了大篾刀，并承诺将篾匠精神发扬光大，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竹编艺术的魅力。

现在的老王已经不能亲自制作篾器了。他老了，现在的他时常坐在葡萄藤下的摇椅上，回想他的师傅老刘，想起那个和他学做篾匠活计的年轻人，想着想着，一丝掩饰不住的笑意从他的嘴角漾了出来……

秋游武夷山

□方晓红

秋天宛如一位画师，用斑斓的色彩悄然装点着人间。在这个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季节，我踏上了武夷山，开启了一场令人心醉的秋日之旅。

站在武夷山脚下，抬眼望去，连绵起伏的山峦仿佛一幅巨大的五彩画卷。漫山的枫叶如火般燃烧，红得热烈奔放；银杏叶似金箔般闪耀，黄得灿烂耀眼；松柏依然苍翠欲滴，为这幅秋景图增添了一抹深沉的底色。远处，云雾如轻纱般袅袅飘荡，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仿若仙境。此时的武夷山，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落叶的清香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，我们向天游峰进发。一路上，秋风轻拂，树叶沙沙作响，演奏一首秋日乐章，路旁的野菊竞相绽放，如繁星点缀在山间。随着脚步不断攀升，眼前的景色也变得越来越壮观。远处，云雾缭绕，山峦起伏，有的像巨龙蜿蜒盘旋，有的像骏马奔腾驰骋。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当我终于登上天游峰顶端时，一种豪迈之情油然而生。站在观景台上，俯瞰着脚下的群山和九曲溪，如诗如画的美景令我惊叹。九曲溪犹如一条碧绿的丝带，在山间缓缓流淌。阳光洒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仿佛无数颗珍珠闪烁。

从天游峰下来，我迫不及待地朝着九曲溪奔去，渴望坐上竹筏，开启一段别样的水上之旅。溪水潺潺流淌，清澈见底，我静静地站在溪边，感受那一抹珍贵的宁静。

坐上竹筏，缓缓前行，溪水叮咚，悦耳动听。秋风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脸庞，带来丝丝凉意。两岸的山峦在秋色的渲染下更显绚丽多彩。这时，艄公幽默地开了腔：“嘿，各位客官，咱这武夷山啊，可是灵秀之地。你们看这山山水水，哪一处不是透着灵气？就说这九曲溪，那可是神仙都喜欢的地方。”大家被他的话逗得哈哈大笑。他接着又说：“瞧，咱这溪边的石头，奇形怪状的，有的像猴子，有的像云朵，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呢。”竹筏在溪水中蜿蜒而下，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世界，清澈的溪水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山峦，随着艄公那幽默风趣的讲述，我的思绪也飘向远方……

在武夷山的秋日里，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无穷魅力。这里的山，这里的水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都仿佛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我愿在这秋的怀抱里，沉醉不醒。

闲雨轻敲鱼鳞瓦

□钱续坤

难得一次回乡省亲，不想秋雨一直连绵。夜里辗转反侧，于是坐起披衣，聆听窗外淅淅沥沥的絮语，感受檐下的滴答与和鸣。

这样的情景已是多年没有经历过了，记忆中的趣闻乐事甚至都快淡忘，但是母亲在我儿时所说的一个比喻始终萦系于怀：“瓦是房子的眼皮，雨是屋檐的泪水。”遗憾的是，母亲并不会写诗，“眼皮”与“泪水”的意象在这里却分外和谐，可能是她对生活最原始最质朴的反应。也正是这两个喻体，诱使我无数次抬起大大的脑袋，关注着那些像弯弓又像括号，像新月又似娥眉的鱼鳞瓦。

鱼鳞瓦是泥土的另一种形态，是大地的精魂，也是贴近人类头顶最矮的天穹。它是天地之间无数隐秘的收藏者和拥有者——它收藏过和煦的阳光，如水的月光，柔和的灯光，也收藏过雨的裸足，雾的轻纱，雪的羽毛；更多的时候，它收藏着大面积的黑夜，所以诗人巴音博罗说瓦是“房屋的外套，梦幻的布衣”。这两个意象显然更为奇崛，不过细细品味，我蓦地感觉心头氤氲着一片浓浓的乡愁，挥之不去，隽永悠长。

我从小就在鱼鳞瓦下生长，梅雨季节总喜欢贴着窄小的窗棂，看银线穿针，听雨落叮咚；有时也翘首看对面的屋檐，望水花四溅，听瓦楞摩挲……所有的影像幻化成一幅情景交融的画，所有的声音混合成一支有始无终的曲，催我昏昏然小睡，也使我戚戚然惊醒。母亲的家务活终于忙完了，她轻轻地一声招呼，我们弟兄三人就雀跃地聚拢过去，或缠她讲孤魂鬼怪，或听她教拼音汉字，或跟她唱民歌小调……其情融融、其乐陶陶的场景，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心生涟漪。但是今夜，母亲已经酣然入睡，她细微的鼾声与喁喁的秋雨和着共同的节拍，如同儿时的摇篮曲，这叫我如何去惊扰她的美梦，索性蹑手蹑脚地从床上爬起来，静静地伫立于窗前，沉浸在自己无边的遐想之中——

瓦是家的符号，家是情的寄托。离开了家，不见了瓦，乡愁自然而然就从心头泛起，思乡的旋律就会像窗外迷蒙的烟雨一样，在灵魂深处弥漫。于是，渭城的朝雨、清明的纷雨、楼台的烟雨、天街的酥雨，等等，几乎成了愁苦的代名词。“巴山夜雨涨秋池”表漂泊之忧，“寒雨连江夜入吴”述离别之苦，“天阴雨湿声啾啾”言乱离之悲，“雨中百草秋烂死”感自伤之叹，“夜雨闻铃断肠声”哭诀别之恨……因此，乡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动人的章节之一。把身子寄居到泥瓦的屋檐下，让灵魂皈依故乡的怀抱，一代代文人就是这样在思乡中，病着，痛着，忍着，这是一种顽固的无法根治的疾病，他们的诗文就是病中吟，他们的书画就是梦中影。

相比之下，我是多么幸福，至少今夜的我是幸运的。上有青瓦为我挡雨，中有母亲与我相伴，下有温床供我栖身，所有的烦恼都抛诸脑后，所有的困顿皆置之不理，所有的喧嚣亦全然不顾，这片天地是完全属于我的，我觉得自己还是那个钻到母亲怀中撒娇的孩子，所以家不仅是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家还是归宿，是祥和，是精神，是漂泊者渴慕的故土！

窗外的秋雨明显小了，我能敏锐地觉察到这雨变成了像牛毛也像绣花针的那种。细密的雨丝在鱼鳞瓦上无声地集聚，形成了豆大水珠从瓦檐上悄然滑落，一滴，两滴，三滴……这是母亲的叮咛，还是我的眼泪？这是家园的嘱咐，还是我的哽咽？此时此刻，还有谁能深刻地体会到活着的真实，真切地感受到家园的可亲？然而乡愁也是美丽的，是我生活中最诗意最眷念的部分，它滋润着我在异乡漂泊的干涸的心房，让我一次又一次沉浸在思乡的苦涩和甜蜜里……